

香港 温瑞安

侠少·唐方一战 (上)



俠少·唐方一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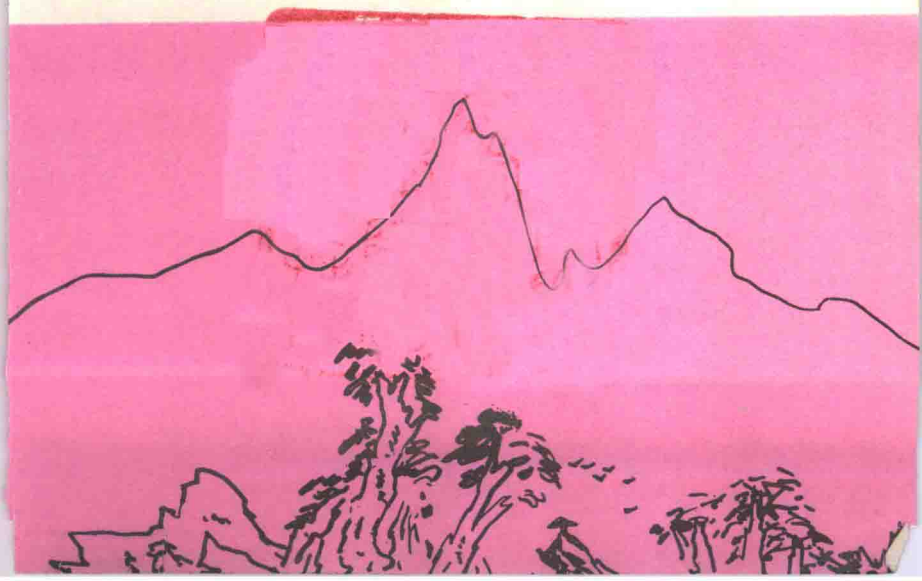


124.8
307

香港 温瑞安

侠少·唐方一战

(上)



独 行 路

“侠少”原本在我“神州版”的“神州奇侠”故事系列里的扉页上，就已经作了预告，迟至如今才出版，可谓世事无常难以逆料。当时，我见文坛上对这一种中国文学的美好素材鞭之鞑之伐之讨之，恨不得灭绝了这一种文类的命脉方才甘休，而从事这方面创作和研究的人卖少见少（看的读者倒不少），写得好的作家更绝无仅有，所以决定往这条吃力不讨好的天涯路上出发。由于当年从事这方面的创作也是在极艰苦和孤告无援的情况下锲而不舍的进行，所以，我深深感觉到新一代从事武侠写作的朋友是需要环境与园地的，那时候出版社搞得不错，我建议并进行编辑一套新秀创作系列，以及对过去的武侠

作品作出分析论评。当时有关武侠作品的研究与讨论，已划定下来的有还珠楼主、金庸、古龙等；（有关金庸小说的论析，在台湾方面很可能是我们办的“天狼星诗刊”到“神州诗刊”率先以大幅度且公开地开座谈会讨论，那是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事。）而创作合集，就暂定名为《侠少》和《唐方一战》。

没料计划甫进行，一九八〇年九月，我个人就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计划也就告吹了。总算，命没有丢掉，一生为人很不喜欢说过的话不算数，眼看合集暂时无望，于是一个人自己写起《侠少》来（预告的《大侠传奇》我已写竣，《唐方一战》也一定会写）。执笔的时候是一九八一年春夏之间，那段日子，刚获自由未久，仍是惊弓之鸟，人在香港，孤立无援，彷徨无主，进退失据，完全是“有钱有权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的写照。还好，只要咬紧牙齦挨过去，也算是“不经一番寒澈骨，焉得梅花扑鼻香”！

至于武侠评论方面，叶洪生的“孤军奋

斗”、锲而不舍，成就有目共睹，绝对是比我更适合的人选。我想，武侠评论方面，已渐有气象，但在创作方面，生存条件愈来愈坏，如不好好维护，真有“走火入魔”或“绝迹江湖”之危机。在这节骨眼上，我更无法忍受一些恶意攻讦者，对武侠创作上挣扎于水深火热悬崖边缘的作者，不是漠视他们的存在，就是歧视他们的努力，尤有甚者断论他们是毒害人心、江洋大盗，以为他们噬人而肥、发财容易，非要他笔折人毁不甘心！我深受其害。（这三年来，生活上的压力、创作上的打击，在毫无鼓舞的情形下几乎屡要辍笔不写，虽然到最后我仍在写，但在长篇方面亦暂无法动笔。）其实，一个人，想在武侠世界里，或是通俗小说的领域，写些好书，作些交代，比认真的纯文学作家，还要困难上十倍！所得到的结果，决不是鼓励或同情，而是讪笑和打击，真非要有“钢铁意志”不能跑此寂寞长路！

《侠少》里的武林，影射今日的翰林异象

和填鸭式的教育制度，至为明显，江湖人物，各分派系，党同伐异，跟知识分子及文艺界并无不同。关贫贱虽“出污泥而不染”，但性格优柔寡断，虽辨忠奸却不知取舍，终于还是成了牺牲品。写这故事那段岁月就作者而言，未免凄苦，所以笔下世界，也难免消极，只望读者万勿受这“不良意识”的影响。“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坑中走一趟”，我想，我还是我，正如《神州奇侠》里的萧秋水，可以惨烈，可以茁壮，但仍未更初衷，亦不枉此生的。

这些年来，如果我有所感激的，主要还是读者。只有他们——我不知其姓名未谋其面的朋友——一直给我默默的支持与鼓励，使我一本书接一本书的写下去，十六年来从未曾间断过。

一九八三年八月九日立秋后

温瑞安

目 录

第一部·侠少

自序·独行路	1
一 武林规矩	1
二 看竹何须问主人	14
三 下山	23
四 帮派堂院墙	32
五 燕子居风波	40
六 背叛师门	48
七 庞一霸	56
八 蓝巾贼	64
九 无命盗	72
十 耿大王	80
十一 青云谱	90
十二 石钟山	99

十三	鄱阳湖	108
十四	百花洲	117
十五	青黑色的箭	133
十六	阁楼中的人	145
十七	小初	159
十八	当年今日天下事	173
十九	秋烧·鲋鱼·阿妈酒	185
二十	弑师叛徒	199
二十一	好一朵白莲花!	211
二十二	藤枪与剑	225
二十三	红袍老怪冒大飙	239
二十四	一刀·双剑·一枪	251
二十五	偷天换日慑心功	265
二十六	尾声	280

第二部·唐方一战

一	我不哭	295
二	泼墨大写意	303
三	留白小题诗	314

四	人海茫茫却叫我遇着你	321
五	五飞金	330
六	断掌女子	339
七	四溅花	347
八	三缸公子	355
九	天天如是	363
十	独舞	370
十一	大唐一方	379
十二	惊艳一见	386
十三	惊艳一箭	391
十四	荒唐一战	397
十五	大方一堂	403
十六	惊艳一剑	413
十七	我们吃醉胭脂的那一天	423
十八	在水七方	429
十九	哈！女人！	434
二十	哗，唐方！	440

一 武林规矩

“你要习武艺，必须要有名师指点，一定要按步就班，循规蹈矩，修心养性，圣人之道务要勤习，要听师父的教导，方才有望。”

小时候，关贫贱的老爹这般对他谆谆告诫。关贫贱本来不叫关贫贱，叫关福财，但他后来在那一群世家子弟出身的师兄弟里算是最贫寒的，所以人人都管他叫做关贫贱。关贫贱的爹是个种烟草的老人，妻早丧，他自己抽着旱烟，烟杆子已老旧得铺上了一层厚垢，是几十年来拿在农夫的手上的结果。关老爹的人，就象这烟杆子一样。

那时关贫贱才十岁。

关贫贱少年时的第一个师父，也对他说过：“要练武功，耽在这乡下舞刀弄枪，是搞不出名堂来的！要嘛，就去跟当今十一大门派投师学艺，一出来就身价百倍。最好就是投身少林、武当，这两大名门正派，弟子最多，声誉最隆，凡自这两家出来的，莫不教江湖中人景仰万分……要不然，你自学成家，到‘振眉师墙’去，打倒了今年的墙主，就可以名震天下，不过这是做梦啦，哈哈……”。

说到这里，关贫贱在乡间的师父——敞开着毛茸茸的胸肌，还挺着个大肚子——禁不住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声音

笑了起来。

“振眉师墙”是当今武林人角逐的最高目标，一旦能得到“墙主”之称，是学武人一生最高的殊荣。别说他自己——就算他自己的师祖的曾太师祖，武功再好上百倍，只怕在那种天大的场面里，也走不过三招就被轰下台来。所以对他这个乡间教教农家子弟拳脚的“师傅”看来，他刚才是说了一句笑话。

那时候关贫贱才一十三岁。

到了关贫贱“真正的”师父，也这般说道：“所谓‘百日练刀，千日练枪，万日练剑’，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去勤加练习，刀快而利，一个练得不好，伤不了人反而伤了自己；枪长难熟，一个疏失，给敌人抢进，那就小命丢了不打紧，辱没师门才真糟透！至于剑嘛……这是高手的神器。在我们青城剑派来说，以剑为名，便是以剑为荣，我们的剑法，可以说是独步天下，练得精时，可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嘿嘿……”

说到这里，青城派当今“吟哦五子”中的“礼乐一剑”杨沧浪觉得口舌有些干涩，怕如此说下去，不能动人，所以干笑了几声，拂了拂袖，遮脸呷了一口茶。

这口山茶的清香直沁入腹腔去后，杨沧浪才非常畅快地舒了一口气，他在青城派中位居老四，“吟哦五子”在江湖上，可说是出头有脸的大侠，他自己能身列其中，自然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角色了。

“嘿嘿嘿嘿……”他先把刚才的笑声接下去，才不致于让人以为他的笑声曾经中断过。凭他的内力那么浑宏，笑

声又怎可能会中断呢？嘿，嘿，不可能！

杨沧浪在太师椅上将膝一升，背肩斜靠檀木椅背上，身形斜侧，自觉这姿势甚有武学大宗师风味，心中也颇踌躇满志，便道：“……还有，没有练刀之前，还得先练十年八载拳脚，拳脚未习之前，还要练他个五六年根基，根基够了，再花两三年练气，然后再来练力，否则有气无力，或有力没气，都是西贝货，终究不行。”

他的一干弟子听了，都脸有苦色。练武功那么难，真还不如去学文的好，十年寒窗苦读，只要进京考得个金榜题名，那就是一举成名天下闻了。

杨沧浪善于辨貌察色，看看势头，便说：“你们能归入我门下，算是入室子弟，已是三生有幸。想外面不知还有多少人，渴望侧身入青城而不得，你们因资质不错，才算能拜到我这边来受教，你们只要能练得个艺成下山，也算是名江湖中谁人不羡的侠少了……”

这十一二位年轻子弟，都是千中挑十，百中挑一甄选出来的，的确大多资质聪悟，受人举保而入青城。刚入青城，尽做些烧饭生火打杂的事儿，待了半年后，青城派较早入门的弟子负责调教他们，又教导了半年，才选出其中最最有耐心，又勤快，而且底子好、资质高，加上家世厚的人，拨入“吟哦五子”门下。

当然最好资质的弟子，都交给掌门人“春秋一剑”邵汉霄了。但其他的弟子，也是精挑细选，吃不起苦头的，缴不起课银的，早已被逐出山门去了。谁也不愿意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来调练一批又蠢又钝既不听话又没家声的弟子。

武林中各门各派，此消彼长，若不积极培养自己的实力，很容易就会被其他门派所并吞。

若一个门派中，没有新生一代的有力后嫡，在江湖上、武林中，都很容易受人忽略、吃不开去，而且也一定要有将本派武功去陈出新的后起之秀，来将本门武术发扬光大，方能在武林中屹立不倒。

——只是弟子若駉駉骍骍有青出于蓝之势，却又使老师傅们感到威胁。

基于这点，武林中便都是门规森严，免得有叛师逆宗的丑事，而师兄弟之间常也各怀异端，来讨好师父的欢心，使师父能尽悉传授。

只是师父们也精得很，总不肯道出了窍门，对每人至少留了一手。

更重要的是，武林中对世家显赫的子弟的加入门派，也十分重视，武林中人，爱惜名誉的，都不愿与盗匪勾结，官府方面，碍于恐遭侠道中人不耻，也少往来，所以更喜收一般名门世家之子弟，来扎稳自己的基业。世家中人的子弟投入哪一门派，自然便支持那门派了。武林中人也一样要有银子才能过活，而且要发扬光大一派一系，门面、人手、宣传，拢络各界地头，在在都非财不行，非要有官商大力支持不可。

三年前青城派在赈济黄河两岸灾难大出风头，便是因为青城子弟中有个徐虚怀之故。徐虚怀是柳州大财主徐大善人的长子，徐大善人登高一呼，所募集的银子，都以青城派的名义捐了出去，青城一脉，因而被江湖中人捧上了天，

徐虚怀也因而顺理成章的成为青城派掌门人邵汉霄的入室首徒了。

能够晋身天下十一大门派中的青城剑派里，而且隶属“吟哦五子”的门下，实在已是极其光采的事儿了。这次归入“吟哦五子”之四“礼乐剑”杨沧浪的徒弟，总共有一十二人，大部分都是大富大贵之家的子弟，小部分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镖局局主之子、山寨寨主之弟、知州事之表亲……之类的关系，加上聪明好学，善于奉迎，才能进得这门来。

其中当然也有例外。例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青城派家仆之子滕起义；另一个是望子成龙、克勤克俭的农夫，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银，送唯一的儿子入青城派，而他的儿子也不负他所望，聪明、勤劳上都守得稳，而且任劳任怨，所有的打点贿赂，也勉强应付得过去，青城职长的人见这少年精乖伶俐，又清苦颀亮，便也保他入“吟哦五子”的门下。本来以他竞技考较的成绩，应名列长门子弟，但因无显赫家世，而被挤了下来，成了杨沧浪门下的十二徒弟。他就是关贫贱，其时一十七岁。

“嘿嘿嘿嘿，”杨沧浪见弟子们脸有难色，便决意要吓他们一吓，故意说得绘影绘形。

“要学上乘武功，就得花一生心血，苦得紧哩，不是一门子爱抡拳使棍的急脾性能一蹴即成的。若不痛下决心，流血汗，回去念古人书嘛，那也行……不过嘛……读书也得要考试，贡举中的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等科，有哪样你在行？笔试、口试、州试、礼试、京试、殿试……凭你们这些料能通过哪个试？到时候要回过头

来易筋锻骨，早老不中用了啰……”

杨沧浪就这样，一面挖着鼻孔，一面教训他的徒弟们。关贫贱便在这种恐吓和调教下，过了整整七年。

七年之后的他，因为专心，跟四个师兄，已练到了青城派最难修习的剑术。

十二个师兄弟之中，因吃不下苦头，或没这个耐心，半途“另谋高就”去的，就有七人之多，恰巧等于是一年走掉一个。

关贫贱自小就知道进取，勤奋用功，他没有任何家世根底，挤在一群纨绔子弟中习武，自然是受尽欺凌，忍辱负重，却学了不少武艺。他的聪明，在乡间当然可以算是数一数二，但在这群聪明人中，他就显得十分鲁钝，他之所以还能在青城学艺，完全靠他的专心、热衷、勤勉而且也肯替师门跑腿、工作。逆来顺受，任劳任怨。

能够在青城学艺，对关贫贱这等穷家子弟而言，当然是极大的幸运，关贫贱当然知道这点，也珍惜这点，所以他练得最是用心。

师父和师叔伯等，本来对他的家世清寒，十分卑夷，但见他虚心学习，举止谦恭，事事诚心正意，也没多为难他，最多遣他干点粗活儿罢了，授艺之时，除了对一些宠儿特别耐心眷顾外，还算一视同仁。

至于同门师兄弟，只剩下了五人。这五人之中，除了下人后嫡膝起义，其余三人，全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少爷。

大师兄是“天狮镖局”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六十二家

镖局的总局主“吼天狮王”牛耕田的独生子，叫做牛重山。二师兄是黑白二道都罩得住、吃得开的绿林“金龙堂”大堂主盖霸天的二子盖胜豪，三师兄是湖北大贾豪寿归祖的三公子寿英。四师兄便是青城派家丁的儿子滕起义，关贫贱排行老幺。

几个师兄弟对他，开始甚是厌恶，动辄颐指气使，少时关贫贱被欺负得实在受不了，躲在毛坑旁抽抽噎噎，几个师兄便虚声恫吓他，不准他把事情让师父知道。

总算七年过下来，师兄弟间也有了感情，由于关贫贱勤奋精专，反而能悟别人所未悟的，几个师兄对武功窍门有不懂之处，他都详加点拨，事后又不居功，不计烦劳，乐意为师父师兄们作些事儿，他们对他也因而大为改观，有了结纳之心。

初来的时候，他们唤他作“小贱种”，而今已改口叫“小贱”，下面的一个“种”字，总算已忍住了没有叫。这对关贫贱来说，已是感激莫已的事了。

七年练下来，总算练到了剑法。师兄弟五人尽心潜修剑法，而关贫贱跟那四个师兄，却在心坎里埋下了一个极大的疑团，一直藏在心里，没有问出来：

——难道练武非要这样不可吗？

——练武只有这一条路吗？

关贫贱心里，反反复复，这样地自问着。

他由小到大，除了热衷武艺，也花了不少时间读经史子集，其他的时间，也都在忙着，这样才换得来别人容让他待